

卷一

書名 [惜抱軒遺書三種] 惜抱先生尺牘補編
 二卷
 撰者 清 姚鼐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別集-清中葉後期
 索書號 大木 叢書部- 53
 編號 D7615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615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叢書部

5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惜抱軒遺書三種] 惜抱先生尺牘補編二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惜抱先生尺牘補編卷一

上禮親王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謹奉啓禮親王殿下本月鼐同鄉
 吳禮部賡枚寄到殿下賜鼎教令併袍褂帽頂補服靴
 佩六種竝祇領訖伏惟殿下景行懋德英識亮衷以忠
 孝之躬任親藩之寄雖士流傾望而霄壤懸殊矧鼐自
 出門逾三十載桑榆既迫腐草何稱跼伏衡茅才術
 無益梁園雨雪靡企末至之賓西邸芳林有隔圖形之
 助睽越山川之外膏沐加草澤之中元王詩傳舊
 於督儒北海尺書又來遺於甕牖被茲異寵悚息

惜抱先生尺牘補編卷一
宗上舍煒爲先生彌甥收弄遺墨頗多尺牘一種哀
然成冊皆出陳編之外後舉以歸馬慎甫同守起升
因併所自藏入錄旋皆燬於兵燹輾轉鈔撮稍還舊
觀而年月字句不免淆亂失序末學禱昧未敢妄爲
舉正謹攷鄉貫異同釐爲補編二卷其年輩後先亦
就卷略加詮次以付剞劂併貽海內學者云光緒己
卯春三月邑後學徐宗亮記

惜抱先生尺牘補編卷一

上禮親王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謹奉啓禮親王殿下本月豫同鄉
吳禮部賡枚寄到殿下賜鼎教令併袍褂帽頂補服靴
佩六種竝祇領訖伏惟殿下景行懋德英識亮衷以忠
孝之躬任親藩之寄雖士流傾望而霄壤懸殊矧鼐自
出國門逾三十載桑榆旣迫腐草何稱跼伏衡茅才術
無取梁園雨雪靡企末至之賓西邸芳林有隔圖形之
彥而盼睽越山川之外膏沐加草澤之中元王詩傳舊
旁示於耆儒北海尺書又來遺於甕牖被茲異寵悚息

滋深且以乘馬齒方增鹿鳴重賦助 聖世引年之

典厚仲秋行粥之恩頒賚束帛贈之雜佩耀首賁趾悉
賴光華織綺繡擊豈徒溫煥寘書懷袖抱東壁之榮光
引服形骸逾南簷之離照服以拜賜雖限於道塗戴以
終身敢忘於朝夕謹茲陳謝仰請睿安遙望邸階無任
依溯姚鼎謹上

與百菊溪

伏惟執事德厚勳隆名高績著天下士大夫以作相望
公始十年矣 聖人知賢者之深念積勞之久 命
登揆席實協羣心鼎等偕海內搢紳下逮草野其額手



忭躍將見擴大庇於生民耀丹青於元化以為宇內之
福豈僅為明公一人之私慶哉昔尹文端公以翰林出
任疆圻繼由使相入閣執事才望今乃繼之而事勢所
處有倍難於尹文端之任者此天下人心所尤為企仰
也今鄰省事未肅清河隄未塞連及吾疆實煩經畫想
憂厘旋平靖安在即俾公清暇即返會城尚容瞻謁肅
此申賀併候起居伏惟鑒照不宣

始春麾蓋來省公事方殷未遂瞻侍方探暇上謁而駕
復莅淮濱矣恭惟閣下匪躬矢志憂 國靡寧察奠巨
川頻勞櫛沐今當桃花漲發之時不知巨汎已定可以

授方略於防吏而駕返治所乎抑尚有須親臨之事也
鼎今春以來彌覺衰敝眼目昏花飲食減少雖行步猶
前而精華實竭未知於閣下復當幾近清光耳小兒衡
仰蒙生成終始之恩今令趨叩轅前俾鳴感戴肅具啓
候併陳愚悃縷縷下情伏惟丙鑒不宣

卽日嚴寒惟台候萬福鼎數載江寧承飲食教誨之賜
厚矣而鼎尸居講席無益多士今年耄識昏亟思歸去
而中堂方以疆事勤劬淮上欲俟事靖駕還面陳辭退
乃今歲暮知公事猶殷不能遽返會城俾鼎得謁見以
道愚意也故謹以啓達衰病之軀實不能畱乞另延賢

者以主書院鼎俟天氣稍和卽買舟西去或其閒旌旆
以事寧暫返得以瞻仰台光因陳別悃未可知也惟鑒
察不宣

與松湘浦

前月瞻對獲聆德音仰量宇之高深見用情之誠摯敬
服私衷固無已也又承渥賜下賁祇領增慚而其次日
麾蓋遄發不及走謝彌爲悚惕卽日惟台候萬福連日
澍雨大沛足慰閣下愍農之懷而運河當亦增漲糧艘
想必可速過矣鼎近亦粗遣聊作小詩一首併書篋兩
柄俚詞拙翰上塵鈞鑒固不足一笑也伏乞存納肅候



不具

恭惟閣下以海內之偉人任 聖朝之重寄居內則
皋夔屏外則方召天下同心望登槐輔久矣今 天
子用賢以副天下之人心培 國家之元氣其可怵躍
豈尋常冠蓋稱慶之情哉鼎屏處草間伸眉額手非爲
私喜但爲天下賀耳即日惟台候萬福鼎今歲爲江寧
辦志因呂太守催促太緊五月而畢事潤色之功尚乏
然粗已成書亦完卻此郡一缺事矣其書明年當可雕
本成表今冬鼎尚居江寧欲明年歸去以衰態日增也
遙望階闈莫由仰瞻但有企想舍姪孫瑩在廣作書院

舍甥張聰思在廣作令乞時賜教誨之肅請台安併陳
愚悃伏惟鑒照不具

與胡果泉

前瞻旌旆西上倏忽逾月伏審麾節已莅皖城仁膏義
軌日至旬宣凡屬疆域之中均被旉幪之福鼎與千里
耆儒共深鳧藻矣惟聞前月塗閒閣下遭有孔懷之痛
伏想友于之深仁竊助庶民之悚息所願厘思負荷勉
自寬舒此託在治下者區區之愚忱也

前呈一書想達左右嗣接手諭敬審興居萬福福星垂
照安徽闔境豐穰之慶大逾前數年此亦閣下所深快

也入冬晴暖尤貧士所宜鼎近粗遣惟精神衰敝耳目益昏讀書作字殆將謝此緣矣

前月聞旌旆自京師南返伏惟方面盡職上述於九重豈弟見休佩榮於三接入奉滄瀛滋慰慈歡出布膏流彌符羣望此皆宇下仰德之人所共額手稱慶者矣今歲上下兩江秋登俱不爲歉而河淮底定民有安宅之歌亦福星之照庇也彛昏眊有加疾疫時作今日畱此度歲明年擬沂江以歸敝廬或藉以趨詣鈴閣耳不宣

累月有疏候問伏惟涼秋興居萬福江南今歲早旣太



甚大君子念切民飢而財用匱乏之時又難於籌備仰思憂悴之衷必有逾范公之於青州者已茲有陳者做縣之災與安慶各縣同也聞本邑縣令出令各大戶急出財以救饑饉此誠是也而側聞其又出示徵收下忙錢糧二事竝行一何矛盾此恐其所延幕賓不善之所爲也誅求不得必濟以鞭刑極敝之民恐鞭刑亦不能充賦則將奈何今邑中心旣已憂惶鼎遠聞之亦不能不爲桑梓之慮謹撰私議一首上呈几下愚賤於公事素不敢干此則所關於一邑利害甚鉅伏望垂覽酌所以處之如使閭閻得安則鼎妄爲出位之言而抑或

小助涓埃於仁心仁聞之萬一也肅此惶恐謹上兼候
台安不具

使至獲讀賜書敬審旌施行部還署興居萬福爲慶至
賑務妥靖災民漸蘇則由憂愍深切經理得宜之所致
矣睢工合龍淮甸得去墊隘第恐有不及植麥者矣而
稻田則沃也賤狀託庇平安率復併候近禧兼璧謙柬
霉暑伏惟興居萬福今春以來歲又災旱頃乃霖雨均
膏三農咸慶閣下閱憂菑屋之心可以大慰矣使至得
書承命爲贈公大人撰造誌銘鄙陋本不足言文加以
昏耄舊學遺忘殆盡豈足以任表章之事第以大孝相

屬之殷安敢辭委勉綴一篇殊恐敘述失當不知果堪
以鐫志不謹錄一稿上呈惟聽裁酌用不惶悚肅復謹
璧尊謙併候近福不具

與呂幼心

恭惟老父臺先生慈惠之德明達之才勤厲之政宿著
於敝地爲闔邑士民所仰戴久矣頃者鳧舄再莅茲邦
弟等復荷矜依不勝欣忭然不敢以私書輕瀆令君故
闕啓候知弗罪也今年敝邑遭此大荒側聞閣下敕令
邑中巨戶出穀平糶以蘇窮民此善政所被雖出嚴令
而人心悅服夫何有異說也至於饑歲官賑在事理爲



常而司庫非充災處甚廣籌餉甚難亦不得不姑減災
歉分數以爲權宜之說然遂謂可以征賦上供則必不
可計邑中沿江沿湖圩田固爲有收者然此等據地不
多恐不能及一縣地十分之一且有無錯雜極難於履
勘閣下或於報災之中指明所在鄉保剔出此十分之
一或併此統歸一例爲災田固在仁明酌行其可蓋邑
中豐收之年此田往往被潦以其少也難於剔出求免
只歸統報也至於此外闔境災黎雖有田畝而糜粥不
充蠲緩所不待言苟復事徵求恐其患不知所底父臺
昔在甘肅以報災陳實寧得罪於上官豈今於桐城而

變其素守哉茲固不待愚鄙之陳說也父臺必已盡舉
民瘼申告上憲而鼎桑梓之情復瀆聽覽區區鄙懷實
爲淺陋所望諒恕而已家書一封乞遣役送寒舍併候
不宣

與康茂園

頃接賜書敬審起居萬福知恩綸來賁許遂縣車且
命入都門使諸世兄得承庭趨永康色笑其可快慰何
以喻之想三月旌旆便發在閣下旣極門內之慶亦大
洽朝右之思但鼎瞻望愈遙接待無日竊懷悵悵耳鼎
固疲羸然尚粗遣目昏不便讀書終日默坐而已如閣

下老而勤學安可逮也

與陳笠颿

前歲治臨江寧幸獲瞻接實慰素望旋復以移節洪州未久又移鄂岳瞻企彌遠馳想彌殷而衰病之夫疏於啓候時懷歉仄頃承命使賁以瑤函捧讀無任忻悚至展賢者之素衷表儒生之吏績數千里賴以綏靖數萬眾獲以奠安上當 聖心行聞優晉茲固其所也鼎久處鍾山近加昏耄今尚逗遛於此度歲明年則決去矣令弟太守八月曾一接晤丰采之宣滋暢治郡之績愈昭計遷擢亦甚速矣

與秦小峴

侯君至得惠書敬審興居萬福閣下以敷佐休明之烈兼寢處山澤之儀雅志歸田倦焉南顧固其情也第恐時事倚賴未許遂初若果以杖履東山俾鼎復承言誨豈非意外之幸乎侯君果爲美才詩文俱遠異流俗但修志設局之事非江南財力之所能任雖制軍主持欲爲此事而一二年內似尚未有頭緒侯君貧士急切需館未可坐待此也閣下須更爲籌之甞近衰做多病不能讀書文字之緣亦將謝去矣

與慶蕉園

欽慕高誼爲日久矣閣下道繼先型才爲眾望履甘棠之舊壤播膏黍之新猷士民喜昔日之郎君作今時之方伯文章政事竝著家風而勳亦快賢哲之挺生揚師門之世美旣深忭躍尤願趨瞻前命題照鄙陋之辭有汗卷軸惠書獎譽想以垂愛情深忘其醜拙故也旌旆撫越歸吳嘉猷彌茂知晉擢期近而勳耄耄之年或有斂衽奉教之期則未可必耳

與楊柏溪

去歲暫接言教別復半年餘矣卽日惟興居萬福閣下以誠一之衷潔清之操強毅之力往來河海任國煩

勞有如家事宜乎神明祐之助成底績以又安斯民也勳懦夫無力斯世所快者斯世有斯人而已承論爲德清徐河臺作誌文勳譎陋加復衰髦強應所請殊不能佳今擬稿先祈賜閱如以謂尚可用併希將勳復書付其世兄陳石士聞其畱淮安甚久今已行邪

與徐世兄

勳自跼伏江干於當世大人先生多爲睽隔於尊府夙有世誼而於尊大人乃未嘗相見心仰而已今世兄乃以尊大人藏幽之銘委之撰著遠將書幣情辭摯深鄙陋於文事實無足稱而海內君子或過與之良可媿赧

又不知大葬時日恐其需速亟爲草成一本今寄上其
間有年譜所未及載者旁聞得之以廣懿美其文不識
便堪用不

與錢恕堂

連日晴暖想佳勝也昨魚門之子來知承垂照之厚真
古道可感也但吳中一行竟無濟今欲入歙而乏行資
竊願閣下始終成全之目下屆收糧時或令效用於倉
閒庶可以勞得酬資適歛耳料署中本不乏才或添此
一人可乎

與張古愚

古愚先生閣下得七月惠書敬審多福爲慰移守南昌
固爲全省仰戴所望持節東來更一接晤耳竊近尚粗
遣今年爲江寧呂太守辦府志草草成書才五月之功
主人催促不能無憾然以爲猶賢於康熙初之舊志也
呂解組愆愆未能雕板後來者或刻成可奉呈教耳江
寧此日凋敝之狀又不逮竹符臨此之時矣鼎鼐病亟
思歸去而苦未能遂志相知又皆遠隔豈勝悵邪世兄
必爲後來之秀王匯川佳士與其昕夕亦署中之一快
也

奉別倏至累年之久啓候疏闊但時相念耳閣下政與

學優德與業進未嘗不遙播金陵然亦當有報最內
覲一帆過此少敘離索邪鼎衰傲日甚尚滯迹鍾山今
秋重與鹿鳴之宴亦朽老之慶但耄及廢學不足開啓
後進徒爲陳人茲可媿耳傲門人劉開雋才好學詩文
均有可觀後來士之秀也以覓館來江右慕閣下而上
謁水鏡之鑒必察知其有異常流也顧澗蕢近尚在署
中不今歲何以竟不入闈邪

與熊藕頤

前者杖履遄行不及走送今倏忽逮歲暮矣得書知抵
豫後闔宅多福爲慶明春當能至此更一談敘邪賤狀

尚如故此閒冬寒而絕無雨雪恐大傷麥矣里中聞亦
如此河南或不然邪

昨接手示敬審起居增福吾兄居官署養堂賢子承顏
亦極人生骨肉之慶第不免少朋友之歡也設賢子竟
奉板輿而至金陵俾弟等得奉陪以追香山洛下之盛
事是骨肉朋友之聚兼備不尤爲快邪鼎近狀如常去
歲有疝痛今年以每日喫蓮子數十粒遂兩月不痛古
醫書中未有言蓮子治疝痛者無意遇此亦一奇也昨
偶在楊存齋家看梅因與言吾兄而甚思之惟跂望駕
至而已

與熊子升

累年得聞政聲有古賢羔羊之風嗣家德箕裘之盛欣
頌於懷者久矣頃者太翁自江寧西來卽以治方兼隆
色養此生人之大慶亦封內所同歡也來書頗有解組
之思雖彌適於私門而頗違於公望豈其宜哉鼎衰憊
在此久塵講席蒙譽媿甚

與唐陶山

八月兩得惠書具審嘉祉秋深涼爽遙度增勝鼎承命
作書義序已擬作一首今寫呈近世人最輕視經義之
體唯僕意尚重之得先生與僕同心豈勝喜也

與周次立

使至得書具審近祉又承見惠珍食欣謝此數日諸公
祖方虔禱雨澤而吾乃飫此甘嘉良增媿矣丹徒已得
雨不所示三卷三賢傳佳甚又有趙凡夫篆書夢樓後
題皆可愛板橋字畫筆意亦可觀然習氣正不免耳此
二卷俱爲題訖其鍾進士卷想龔翠岩元本必妙而臨
者不能佳此等奇縱之筆貴有高淡之韻出之乃妙此
臨者蓋一尋常畫手不能得其理也

與陳白雲

去秋幸得瞻接今經歲矣想道體佳適以風雅之韻宰

示所自訟乃卽如直攻吾短也。雖在將盡之年，猶願少有進步，而閣下前路方長，濟以勇猛之力，豈衰罷所敢望哉。會晤未期，企想而已。

與張翰宣

春閒承賜書，久未奉復，亦乏便也。近想佳勝，著作益富矣。所論文章之事，具見古人學之根柢，非深入者不能爲是言也。獨不信望溪不取孟堅之旨，此其閒別有說焉。蓋以學問論，則漢書乃史家之首宗，豈可輕視若以爲文論。凡漢書除所取太史公之作，其傳之佳者盡在昭宣之世，大抵西漢人舊文，非孟堅所能爲也。其諸志



率本劉歆若班氏自爲之文，只是東漢之體，不免卑近。若司馬相如之文，自是西漢之傑。昌黎極推之以學論，司馬固遠遜孟堅。以文論，孟堅安得望相如。昌黎詩文中，效相如處極多。如南海廟碑中敘景瑰麗處，卽效相如賦體也。而先生謂韓文無司馬體，則退之爲文學人，必變其貌而取其神，故不覺耳。韓公效相如處頗多，故其稱之不空口也。望更尋之。竊今年只在此度歲，恨無由一見，故略報不具。

與惲子居

前得惠書，久未奉復，道遠之便，亦由懶惰之愆也。聞閣

下遭无妄之毀使人歎慨今事當已明白得復官不承
示數文字皆佳甚今世那得見此手第校之古人當尚
有遜處耳夫古人妙處不可形求不可力取用力精深
之至乃忽遇之衰髦如僕豈復能更有絲毫進步閣下
年力猶強從政之餘不忘學問望更勉至古人深處不
以所值自限而已

與口子敬

夏閒承寄書久未奉復罪歎罪歎初冬想佳勝尚寄居
震澤署中將明春亦畱此邪聞修族譜佳事鼎嘗論族
譜只當如古世表之體以簡爲當若家傳當另爲書近

世爲譜者多合譜傳爲一故其文繁冗鼎往作家譜如
表體列行科上安人名下略有小注多不過二三百字
少只數十字耳更不作傳吾家桐城相傳宋末自餘姚
來而失始遷之名其支派之詳不可得而聞矣故所載
始於元明之間而已譜序已載所刻集中檢看當自明
耳賤狀如常安得更一相見邪

與伊墨卿

奉別頻年道遠無由通問得書知駕至邗上不得一接
侍也北行之路已過半矣而又云欲返此何理邪賤狀
尚與舊不遠命作像贊勉爲之不能佳耳書筆題帖併

畢聊以當千里面日可乎雷陰集及惠食物四種領謝
所示四詩意甚真摯佳製也但鄙陋蒙譽過甚其寫本
謹藏爲世寶矣

與吳山尊

大熱衰年氣短極以爲苦閣下當尚不至是邪前書至
已有復竝手卷榻字同呈頃賜問時乃未接著今必已
得矣懇查康熙乾隆南巡月日可得不建康實錄有
借處不若書不多或卽鈔一本來也五七言今體詩二
部寄上率候不具

與朱白泉

前一書知已達昨接惠函具審近祉嘉謨之經畫宣力
之勤勞賢臣報國之心必有以大爲民生之福者矣
所望竣工之速可以快相見耳兩大人照已題但媿陋
辭發揚盛美不能寫盡聊盡傾仰之心而已

十二日齋爲友人邀遊城西至暮始返駕來書院遂失
迎迓次日知行速亦不及走送罪歉罪歉連日暑溼台
候想佳好淮上能不以水多爲患乎承命記題先照已
擬得一文其閒尚有數處須問如長君之號爲何見任
係山東黃縣不今將原稿寄來懇爲填寫空字仍寄還
照以登卷記內如別有舛誤須改者祈示知也長江萬

里圖甚不佳鼎平生不曾見鄒小山之畫然料其筆墨必尚有佳處若此穉弱則不足言矣當是僞蹟也衡兒在徐已久審案已多恐有錯謬爲公事之害能令還省或備差使於督轅則佳矣

昨聞淮上來信令人駭愕繼以悲愴世故紛紜難以論矣伏願自守定慧譬如皎日當空下之陰晦晴明皆無與吾事此乃是本分實在受用處也茲後復起與不悉置勿論獨有平生於瞿曇家風會得幾分一番提起真是衣中如意珠也鼎無能而又貧老於白泉今日情事雖欲助而無由惟作此言俗人以爲可笑智者聞之當

有會心處耳

與王竹嶼

昨得惠書具審近祉玉環乃難理之地得大才而加以誠心爲公祛積弊而蘇民困今世豈易見此官邪賤狀尚如舊但精神衰敝極矣目昏尤甚作書極難故與相好書札素稀疏耳李督軍忠勇大節宿所欣仰欲竭思爲之賦詠而耄年才盡爲搜索枯腸之苦舉筆不就無可如何

與齊梅麓

奉別倏逾半載想動定佳好散館改令此未足深悵惜

士貴有建立亦何處不可自見乎得缺當何時南來更
晤則所望耳去歲所託字卷今竝寫寄殊不能佳但欲
以千里面目常對故人也

與沈直夫

新歲以來遙想興居萬福勳推排人間成一老物去秋
乃以犬馬齒長 聖主爲之加恩在人理固爲厚幸
然內顧生平抱媿者多矣受 恩但有惶悚而父臺又
曲譽之是增其媿也極思歸里一領教言而尚以事累
不獲遽返八十而作遠客寧不可傷乎賤體自去年得
一疝疾不復能立案前作大書令弟所須俟天暖賤恙
有痊時或爲書之不則只寫一扇寄之耳

與姚春木

頃得七月廿八日寄書具審平善爲慰又聞尊大人卜
吉已定十一月可竟大事此尤足慰意也勳七月病癰
瘡今瘡愈矣而手脚心猶時發熱飲食減少久而不能
復舊恐便不支故今頗思回桐城若今年不果明春當
去矣不知尚得與足下一晤不古文辭類纂與毛君寄
書俱收到不及復毛君書以經說三傳補注寄贈之伊
現治經想尚足以發其意耳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
此見世說新語傷逝注內聯略用其意病後心氣耗竭

草草不多及

久不得接晤消息亦難達賢昆仲近佳好邪鼎尚如故態欲定居金陵而未得成欲歸桐城亦尚未得也賢昆仲近作何功夫學古之餘當亦不免少習時文以待試邪聞王述菴有湖海文傳想未刻足下見其鈔本不其文集當已刻吾昔爲作序寄之然竟未得其刻本幸覓一部見寄詩傳則吾已得矣

姜王二君至得手書知近祉慰甚入志局亦佳各郡舊志平生未曾寓目其佳惡無由知前年修江寧府志親在局中主人俗甚以五個月迫成一書苟簡之甚吾甚



以爲嫌矣春融堂集得觀極荷鼎昔作述菴文序今其集中乃不載豈述菴以序內稱譽之猶不至而不錄邪抑其後人擇取而遺之邪此不可解也茗字平讀似唐人詩有之今不能記永平詔卽用典引序內小黃門傳語漢時皇帝言率稱詔不必頒書詔也錄 國朝文佳事今以拙集及陽湖惲令君集一部奉寄以備采取不多及

與陳石士兄弟

秋閒傳聞尊大人棄養鼎初謂未信也屢見江西人來詢之乃知信矣極懷悽惻壬戌春杪皖中一別豈意遂

爲永決乎不知石士都中奔回何時抵家辦理喪葬諸儀今已定不賢兄弟大孝毀痛甚望以禮自節以慰幽慈鼎遠隔江北又復老病不能趨赴一奠惟作一輓詩略抒悲咽今附寄上懇今現在里中明年當仍居敬敷書院也特此寄唁餘續聞不具

與管巽之

前月得寄書併詩詩句格近老成此是進步然於古人神氣超絕轉換變化處未得也陸放翁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異之此時正在此界內凡初學皆不能免此然於此關不能跳過則終是庸才矣所望

勉力而已今體詩揚州尚未刻出至古體阮亭不取四傑此是阮亭識力正處異之豈可議之必欲補其所少其惟長吉一人乎若玉川則不足錄矣須知長吉子瞻皆出太白而全變其面貌異之得此理乃能善學太白矣



惜抱先生尺牘補編卷一終

惜抱先生尺牘補編卷二

與汪稼門

新年來伏惟興居住佳勝正月得去臘賜書竝讀大著實
心藏說其言切實而包括廣大君子之至言可以爲後
世法也癸春初苦疝發第三子病下血甚危今幸愈矣
而賤目昏眊彌甚非素紙不能作書腰膝加軟精神耗
竭決於秋閒歸里已告菊溪先生辭此講席矣閣下今
歲述職定不知彙歸時閣下明農之志果得遂而相
從於山澤閒乎海內寇賊殄除良爲大慶而財用未紓
民生尚瘁猶不能無餘憂耳至尊意所定壽藏以鄙意

